

玉泉山:中国政治的“后花园”(下) ◆ 黄金生

本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合适的地点是中南海。但是,在中南海刚刚进行了那么一场生死大搏斗,“硝烟”未散,何况在中南海可能还有“四人帮”的爪牙尚未捕净,所以在中南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是不合适的。

叶剑英是最早酝酿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的领导人。1976年10月6日晚,在抓捕“四人帮”之后的8小时,在叶帅的住所召集了一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会议从6日晚10时一直开到7日凌晨4时,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由华国锋、叶剑英等分别作主旨讲话。这次会议对为什么要拘捕“四人帮”做了说明,强调了粉碎“四人帮”的重要性,“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变色”,他们表示这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及做的事”。

会议在讨论党中央主席人选时,华国锋说:“毛主席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乱党、乱军、乱国,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帅德高望重,长期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多谋善断,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在危难时刻,两次挽救了党。”叶剑英则站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容。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经过认真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帅的意见,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为了便于及时研究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和重大问题,决定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和随行人员都住在玉泉山,并决定中央政治局开会或集体办公或找人谈话及其他活动,都在玉泉山五号楼会议厅进行。从10月7日开始,迅速向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及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几项重要决定。

从10月8日开始,华国锋、叶剑英等政治局成员在玉泉山分期、分批召开打招呼会议,向各地方党政军负责人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和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一系列打招呼会直到14日才结束。

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下发中央文件,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通知到全国各级党组织,并要求迅速传达给全体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

粉碎“四人帮”后,虽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但在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的政治和生活待遇。1976年12月初,邓小平突发前列腺炎,引起严重尿潴留。在叶剑英的安排下,12月10日晚,邓小平住进301医院。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住院期间,中办派车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一起向他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玉泉山,成为历史性转折时刻的见证地。

中央文件起草组的“常驻地”

现在的玉泉山,不仅是中央军委的驻地,而且还是一系列中央文件的诞生地。1979年6月,中央决定,在建国30周年国庆时,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一个讲话,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历史,



1963年,邓小平等在北京玉泉山赏花。从左至右依次为李富春、杨尚昆、邓小平、彭真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当时成立的起草组就驻在玉泉山。其后,玉泉山便成为中央文件起草组的“常驻地”,曾多次参与起草的学者高尚全说:“我参加过三次三中全会决议关于改革决定的起草工作,每次都是在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进行的。”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需要制定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规划。1993年5月31日,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为组长的25人起草小组开始进驻玉泉山,任务就是为十四届三中全会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25人的起草小组在玉泉山度过了紧张难忘的5个多月。据小组成员、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的王梦奎回忆:“总的算起来,(最后)提

交全会讨论的《决定》草案,是第八稿。当时起草组有同志开玩笑说,七稿(稿)八稿(稿),总算搞出来了。”

作为“纲领性”文件,全会的决议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每一句措辞、每一个观点的阐述都经过深思熟虑。当遇到各方有不同意见时,往往要经过反复讨论才能达成一致。让高尚全印象最深刻的,是“劳动力市场”写入《决定》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余年,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的仍然是“劳务市场”和“劳动就业市场”。当时有看法是:劳动力怎么能进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而高尚全和其他一些人主张,劳动力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此,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上,列席常委会的高尚全提出确立“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只说了一句:“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会后,高尚全又去找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温家宝。温家宝回答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能不能上中央文件我也没有把握。”几经辗转,反复研讨后,“劳动力市场”这一概念最终写入了《决议》。

2013年,在玉泉山参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也透露了一个细节:“我参加过好多次中央文件的起草,每一次中央文件起草完之后,中央领导都要请我们起草组的成员吃一次饭,表示感谢。但这一次,没有了,取消了,也算是中央带头勤俭。包括我们吃饭也改成了自助餐。”

风景优美的玉泉山不仅见证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还是决定我国改革发展方向许多文件的诞生地,有人将之称为“中国政治的后花园”,还是非常恰当的。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期

宋庆龄与她的保健医生

汤雄



26. 尊重医师与专家们
为了工作与事业,宋庆龄在晚年,仍经常要往返于上海与北京两地,她到北京后,她的医疗保健则由北京的顾承敏医生负责;回到上海,则由胡允平负责。但不管是去北京还是回上海,顾承敏和胡允平都要一路陪同,然后在异地作好交接工作再返回。上海宋庆龄寓所的管员周和康的日记,记录了宋庆龄回到上海的日期与居住的时间:1969年10月16日至1970年9月5日;1972年11月11日至1973年6月2日;1976年1月27日至1977年5月25日;1978年12月30日至1979年2月25日。

针对宋庆龄的身体情况,胡允平在进行一般治疗的前提下,都要根据她的病情的需要,再请上海最好、最著名的有关方面的专家来给她会诊并进行诊治。这些会诊都是在王赞舜院长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根据胡允平的工作记录,当时她请去的专家主要有:骨科的叶衍庆(瑞金医院);陈中伟(中山医院);中医外科的李国衡(瑞金医院);中医科的沈六吉(华东医院);乔仰先(华东医院);外科的刘绍魁(华东医院);内分泌科的邱传禄(华山医院);还有岳阳医院的推拿医师陈小妹、市一医院眼科的赵东生;皮肤科主要是何芳德(华东医院)。

宋庆龄很尊重这些前来给她会诊的医师与专家们,每次都是她亲自与他们交谈,医生的意见与建议她都听得仔细、很耐心。眼科专家赵东生教授为她拔掉了右眼上睑的两根倒睫,并用四环素“考的松”眼膏按摩左眼上的囊肿,按摩后,宋庆龄连称“舒服”;老中医沈六吉给她讲述饮食方法,她听得津津有味;当发现她的脚有些浮肿时,胡允平又及时请内分泌科的邱传禄教授为她治疗;1976年11月,胡允平还和赵东生教授一起为她配了两副眼镜。

在胡允平的记忆中,宋庆龄在上海生过两次病。一次是正值胡允平她们去给她看病的时候,宋庆龄感冒发热,胡允平立即给她服

药,帮助她降温。因为宋庆龄对好几种药物如青霉素过敏,所以在给她进行治疗过程中,土霉素、青霉素等药物都不能用。胡允平就选择一些她不过敏的药物给她治疗。那天一直忙到吃晚饭,眼看宋庆龄的热度退去,胡允平才和沈秋华护士离开。

还有一次是1976年5月29日早上,一大早,宋庆龄就派人给胡允平打去了电话,说是宋庆龄摔了一跤,请胡允平前去治疗。胡允平放下电话,就立即赶往了淮海中路的宋庆龄寓所。由于宋庆龄摔伤不能动弹,所以这次胡允平得以进入二楼宋庆龄的卧室。当时宋庆龄卧床不起,她在病床上向胡允平叙述了摔伤的经过情况。原来那天早晨宋庆龄起床后到盥洗室洗漱,一不留神,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胸部在浴缸上撞了一下,顿时感到疼痛不已。胡允平立即对宋庆龄的伤势进行了检查,随后又给王赞舜院长打电话汇报了宋庆龄的病况,并请宋庆龄到华东医院拍片子。

当时拍片子是在医院的南楼,当胡允平陪同着宋庆龄到达那里的时候,王赞舜院长、刘绍魁主任已经等在门口。胡允平她们搀扶着宋庆龄,把她送进X光拍片室。还算好,拍片结果出来是骨骼没有损伤。尽管如此,医院领导还是特别慎重,他们给宋庆龄制定了治疗方案,并向她提出了派专人去寓所特别护理的建议。但宋庆龄不忍心随便麻烦别人,对医院领导的建议予以了坚决的谢绝,并说:“我有什么不舒服,会来找你们的。”但是尽管如此,宋庆龄回家后,胡允平她们还是天天去她家,随时掌握她的病况。

据工作日记反映,胡允平在担任宋庆龄保健医生的3年时间里,一共跟着宋庆龄去了3次北京。

第一次是1976年7月朱德委员长逝世。宋庆龄得知此事后,当即决定赴京吊唁。7月8日上午,胡允平和护士沈秋华跟随着宋庆龄一起乘坐喷气式飞机从上海起飞,前往北京。途中,宋庆龄坐在机舱的前舱里,胡允平则与杜述周、沈秋华坐在后舱。在她们的位置旁,还摆了糖果。飞行途中,宋庆龄还扶着座位特意从前舱走到后舱去看望大家,直让胡允平为她捏了一把汗。女机长也到前舱问候了宋庆龄。

12. 咬牙走进典当行

不知过了多久,伍傅氏才蹑手蹑脚地回到东厢。大半夜了,四周死一般的静。伍傅氏望着仍在亮着的油灯,怔怔地发呆。灯头很小,只有黄豆粒大,似乎一挥手就能扇灭。

伍傅氏怔了许久,陡然想起什么,忽然走到床前,在女儿淑贞的枕头下摸索一会儿,拿出一个小包。伍傅氏拆开小包,现出一对玉手镯。这是她白天刚从老伍家坍塌的灰土堆里扒出来的,上面沾满灰尘,脏兮兮的不成样子。伍傅氏擦拭一会儿,见仍无效果,起身端来一碗水,把镯子浸在里面,过一会儿,方才取出,用布擦拭。效果出来了。灯光下现出两只镯子,一红一绿,灿然生辉。伍傅氏望着镯子,泪水流出。

第二日上午,见院中再无他人,伍傅氏走到堂间,掏出那对镯子,对甫韩氏道:“大妹子呀,我送给你个东西。”“哎哟哟,”甫韩氏走南闯北,是见过世面的人,看到镯子,惊道,“这不是玉手镯吗?天哪,个漂亮的宝贝,只有贵夫人佩戴的嘛!”“你晓得就好。”伍傅氏淡淡说道,“这两只镯子,一翡一翠,是一对,你戴上试试。”在甫韩氏的手腕上各套一只,“瞧,大小正合适呢。”“真漂亮啊!”甫韩氏乐得合不拢口,“它们是你的?”“是哩。我过门辰光,婆阿妈送的,说是伍家的祖传。大火把啥都烧没了,只有这对镯子耐火,让我从灰土堆里扒出来了。”“阿嫂好福气喏。”甫韩氏往下脱镯子,“你看我,自从嫁进你甫家,啥也没给不说,还让我一天到晚卖唱。”“你唱得好哩。大妹子,甭脱了,要是欢喜,这对镯子就送给你了。”“这……哪能成哩?”“大妹子欢喜就成。阿拉住在你家,吃喝日用,要花不少铜钿。阿拉没啥谢礼,就剩下这对玉镯子,大妹子甭嫌麻烦。”

甫韩氏脱掉镯的,作势要脱翡的:“哎哟哟,阿嫂呀,你哪能净说别家话哩?介许多年,都是你家帮衬我家,我家总算逮个机缘报答,阿嫂却……阿嫂甭多心,啥人没个三灾两难的,你一家只管在我家里踏实住着。”作势又脱几下,“看这只红不拉几的,哪能脱不掉哩?真是的,套上容易,取它却是难哩。”“大妹子,你就收下吧,甭客套了。”“好好

好,”甫韩氏顺势不脱了,“阿嫂既有这话,阿拉这就收下,那只翠生生的阿嫂自个留着,将来送给儿媳妇,也好做个见面礼。”老伍家的这对手镯世代代都是由婆婆送给儿媳妇的,甫韩氏这句话无意中戳中了伍傅氏的痛处。伍傅氏心里一酸,泪水流出,不敢再待下去,颠起小脚,跌跌撞撞地走回东屋。

第二天上午,伍傅氏洗完锅灶,再次出门。这一次,她没有再去亲戚家,而是径直走到镇中心,在茂昌典当行的大门外徘徊一小会儿,咬牙走进。

“伙计,”伍傅氏掏出那只剩下的一对翠镯,“你审审看,这东西能不能典点铜钿?”伙计接过镯子,仔细审视一会儿,眼珠子发亮:“夫人想典多少?”“想典十块洋钿,成不?”“十块?”伙计眉头微皱,挤出个笑,“夫人怕得等些辰光。介许多洋钿,阿拉不敢做主,须得拿给老掌柜过目。”搬个凳子,倒杯水,“夫人请坐。”

伍傅氏心里急切:“掌柜在不?”“是在,可这辰光……”“要是在,麻烦伙计去问问。我有急用,没心坐哩。”伙计迟疑一下,拿起手镯,打开边门,走进后院,刚好在厅里撞到董掌柜陪送俊逸、齐伯、碧瑶三人出来,一时躲不及,愣在那里手足无措。

“啥事体?”董掌柜劈头问道。“师……师父,”伙计嗫嚅道,“有人来典手镯,想要十块洋钿。我吃不准,客人又等不及,只好……”“手镯呢?”伙计双手捧上手镯。看到手镯,碧瑶的眼珠子一下子亮了,不得董掌柜伸手,一把抢过,左看右看,乐不合口:“阿爸,这只镯子我要了!”顺手套在手腕里,“噢,大小刚好哩!”

俊逸问道:“啥人来典的?”“街西老伍家,是秀才娘子拿来的,他家里遭灾了。”鲁俊逸看一眼齐伯。齐伯摸出钱袋,掏出十块洋钿:“拿去给她!”“好咧。”伙计接过钱,快步跑去。

待伙计走后,碧瑶伸出手,朝董掌柜晃晃:“董掌柜,你还没断哩,这手镯咋样?”“呵呵呵,”董掌柜竖指指道,“小姐做了笔好生意呢。这个手镯,审成色,当是极品,论款式,当是古董。伍夫人要是行家,起码开价三百块洋钿!”鲁碧瑶眉飞色舞:“真的呀,怪道好看哩!”

第一商会

寒川子

